

“悬崖村 新年那些事儿”

系列报道



吉克木果在钢梯上直播。

悬崖村网红

在去与留之间

拥抱变化的主播们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

记者 杜江茜 杨涛 徐湘东 肖洋 摄影报道

近30年里，悬崖村村民吉克木果从不知道自己会讲这么多话。

在网上，他是坐拥40多万粉丝的主播，几乎每天睁眼就开始直播。他一般没有计划，生活是什么就展示什么。于是，他的直播里有乡村土房、过年杀猪，也有孩子唱歌、母亲治病……最长时，他连续直播了15个小时。

在村里，和他一样的主播，至少有近20位，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。2017年以后，沿着2556级钢梯向上攀爬，沿途都能见到举着手机拍摄或开直播的人。

似乎，互联网在一夜之间冲进这个原本因地势而闭塞的村庄，带来纷繁的现代文明、蜂拥而至的关注和好奇。村里的年轻人拍摄悬崖村的景致、直播每天的生活、带货售卖农产品……

经历了最初的摸索后，有人离开网络，继续原先的种植养殖或者找到工作，也有人逐渐摸到了隐藏在网络后的耦合线：只有家乡的旅游业发展起来，只有彝族文化习俗得到更多的关注，他们的讲述才能一直持续和更新。

在去与留之间，这些悬崖村的主播们，都在做出自己的选择。

主播

悬崖村的新职业

事实上，在悬崖村，想要和一位主播坐下聊聊天，难度不亚于采访一位企业家或者明星——甚至悬崖村主播可能更忙。

11月23日，彝族新年第四天。天蒙蒙亮，吉克木果就背着猪肉下了山，他的直播就此开始。在山下，他接到侄女，11点左右开始爬钢梯，这天天气晴朗，金色阳光铺在山巅，云朵被风吹聚吹散，巍峨群山、幽深峡谷，蜿蜒而上的钢梯……每次都能吸引很多人观看。到中午时，他的直播间里已挤进了超过3000人。

“你们问我累不累？我不累，习惯了。”背着一筐核桃和一箱饮料，举着自拍杆边爬边直播互动，木果上山的速度比平时要慢。回家已经是4个小时后，直播还在继续，他喝了口水，抹了把脸，坐下来开始卖核桃。

木果不大说得清自己的收入，但他肯定，从今年年初开始直播以来，他每个月能够有几千元的额外收入，在开始卖悬崖村的核桃、花椒等农产品后，收入更是翻倍。

在悬崖村，直播是村民们接受得最快的新鲜事物之一。如今，点开任意一个直播平台，输入“悬崖村”关键词，一排相关用户立现眼前。从每天早上八九点，到晚上九十点，平均每天直播十多个小时。

曾经，悬崖村和世界隔着垂直距离800米的悬崖，和百年来的世代封闭。如今，二者之间只隔着一个屏幕。

11月20日，彝族新年开始，这是悬崖村曾经的8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搬到县城安置点后的第一个新年，山坡上的村庄变得忙碌和热闹。和往年相比，杀年猪、聚会拜年这些传统习俗，如今都被十几个手机同时记录着。木果拍下了6个同村年轻人按住一头猪的短视频，很快，同一场景不同角度的十几条短视频就能在各个平台被看见。

起初，直播所带来的收益让村民惊奇。村民某色拉博在网上的名字是“悬崖飞人”，起初在网上直播时，他最多时能月入两万元，相当于这个7口之家之前两年的收入。

渐渐地，来自外界的关注让他们感激不已。有网友直接转账，让村民添置洗衣机、电冰箱，还有网友从南京寄来一张吃饭的餐桌，希望他们别把饭菜放在地上吃。村民吉克拉者的孩子患有唇腭裂，在直播中被网友看见后，女孩被接到了成都完成手术。

“粉丝们每天都陪着我，我不直播的话，自己都会想他们。”在木果心中，通过网络，他拥有了更多友谊。

拼命

网红的快乐和烦恼

当悬崖村迈着笨拙坚定的步子开始拥抱外面的世界时，流量时代下的诸多弊端也开始显现。

17岁的某色拉博发现村子变了。“我不想别人说到我的家乡就是贫穷落后。”拉作在昭觉中学读初二，一次，有外



在钢梯上直播的吉克木果。

省主播爬上村来，让村里的孩子站在一起，然后依次发钱录视频。见状，拉作远远走开了。她很生气，她希望家乡越来越好，但绝不是成为猎奇网红打卡点。

而在直播内容上，类似的风光和生活动作被重复展示后，为了吸引更多粉丝，有村民开始故意挑更难走的路，背着更沉重的物品上山。当有人背着山羊上山的短视频，得到网友上万次点赞后，带狗上山的视频接踵而来；当有人走在脚掌宽的悬崖上的场景引发议论后，更多走在山沿上、断桥上的视频接踵而至。

最早做直播的村民某色拉博，曾站在悬崖边的钢梯上左右跳动。看见这个短视频后，支尔莫乡党委书记阿子阿牛立马让他删除，告诫他决不许再做这样危险的动作。

“脱贫不能等靠要，完全依靠网络打赏也是一种‘等靠要’。”阿子阿牛在全村大会上，一次次强调村民不许接受来源不明的捐赠，更不能在直播时通过做危险和猎奇动作吸引粉丝。同时，针对直播带货等，乡里也在计划组织专业人员对村民进行培训。

如今，走进悬崖村，村民们面对镜头

时，会直接询问：“你们是正规的媒体吗？”

同样是做直播和拍视频，也有人开始研究专门的剪辑技术和脚本。几个月前，“悬崖村熊二”还是每天直播十小时以上的“直播疯子”，现在，他和网络平台签约，自己拍摄剪辑，再发布到网上。越来越多的网友通过他的视频找到他，他下山将慕名而来的网友接到自己家里居住，一路上，流利地介绍着悬崖村的历史和风俗。

“我最希望的还是悬崖村的旅游快点发展起来。”“悬崖村熊二”觉得，只有这样，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悬崖村，并期待它的每一点变化。同时，那些直播和视频才能一直有新东西呈现。

还有些变化，悬崖村的村民们自己都没有察觉。

为了更好地交流，原本不识字、不擅长说汉语的村民们，开始跟着网友学习语言和写字。

“现在可能说得不好，但是粉丝们都习惯了。”村民吉克曲木认真研究直播和小视频，如同18岁时自学普通话一样。

这是他人生中两次同样的专注，一次是为了生活，一次是为了更好的生活。

去留

产业巨变与主播的选择

今年5月，昭觉县城，4057套黄白相间的新安居房建造起来，悬崖村的84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下山进城，告别土坯房。

变化带来了新的选择。喧嚣之中，也有人选择离开。

半年不到，“悬崖飞人”某色拉博就掉了7万粉丝，因为他没时间做直播。

“其实也是能想到的。”作为悬崖村初代“网红”，曾经拉博的每一条视频都能收获上万次点赞，他被请到城市去做节目、当嘉宾，第一次见到大海，第一次端坐在演播室，他发现世界原来这么大。

可拉博终究放弃了。现在，他是旅游公司的员工，公司主要开发悬崖村为主的连片旅游资源。拉博负责拍视频、做宣传，以及接游客上山。每个月连续上24天的班，再休息6天，每个月的固定收入为4000元，他觉得从来没有离开家这么久过，“但心里踏实多了。”

勤劳致富，手段很多，这是初代“网红”杨阳的感受。在媒体最初聚焦悬崖村时，杨阳是被报道得最多的村民之一。那时，相貌端正的他搞直播拍视频，一堆粉丝点赞打赏，但他不喜欢，“我们有手有脚，不能靠别人的打赏过日子。”

在粉丝的帮助下，杨阳买了60多只羊，同时在村里种上油橄榄。现在，他每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在天黑前，漫山遍野地寻找，将散养的山羊赶回羊圈，“很累，有时候要找两三个小时。”

但这位昔日的网络红人依然有着互联网思维。他跟村里商量后，在山下钢梯的第一个休息平台处立了一个显眼的广告牌，打上“昭觉县悬崖上的养殖场”字样，一边是“悬崖村网红主播杨阳”曾经被报道的照片，另一边，是如今养殖场的图片和联系方式。

对于悬崖村的这些主播而言，去与留之间，各自有考量和计划，但从未改变的是对家乡的热爱。如今，在他们的直播中，每次听到有人说“悬崖村多么多么落后”，这些原本笑着打招呼的主播们就会急，“大山里到处是宝贝，过去生活方式不一样，未来只会越来越好。”